

劉祺豐 × 林奕華 × 伍宇烈

寶玉，你好 何處不是大觀園？

● 王宏元(前)伍宇烈(後)，誰是甄寶玉，誰是賈寶玉？

攝影：梁瑋賜
(圖片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



繼《什麼是舞台》及《人約吉場後》後，西九將與林奕華第一次全面合作，一同創作劇作《寶玉，你好》。香港舞蹈家伍宇烈將與台灣演員王宏元在西九自由空間中隔空上演賈寶玉對上甄寶玉，邀觀眾一起遊覽「大觀園」。虛虛實實中，真真假假下，寶玉究竟是誰？又是誰在大觀園中迷了眼？

●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 (左起) 林奕華、伍宇烈與劉祺豐，在西九自由空間外尋找「大觀園」。



● 《寶玉，你好》是兩個人的「solo」。圖為王宏元(左)與伍宇烈在排練中。攝影：Ray Leung

《寶玉，你好》

日期：9月3至5日，9月8至12日 晚上8時
9月4至5日，9月11至12日 下午3時
地點：西九文化區藝術公園自由空間大盒

的投影與聲音經過特別的設計，「觀眾要不停想這是什麼，有時又會像小孩子一樣哇出來，然後原著又會不停地滲在環境中，是非常緊湊的體驗。」

在「疫情」之下來呈現這個作品，對劉祺豐而言亦尤為重要。「我們怎麼看自己，有沒有機會真正認識自己，是很重要的步驟，尤其當我們現在要面對一個暫時沒有看得很清楚的未來。《寶玉，你好》通過很多技術也好，Yuri的演出也好，宏元的聲音也好，其實是不停反射，讓觀眾面對很多的『不同』。因為現在我們很容易被那些『浪』推到只能看到一件事或一個角度，但人生不是這樣的。因為有了社交網絡，我們已經忘記了有其他可能性，因為要追求認同，要一致。我們探索的未來，其實是多樣性的，多種聲音的，同一時間有很多不同事情的。然後再回到我們自身——想怎麼看，想有什麼樣的選擇？」

Turn the Page !

《寶玉，你好》成形於2021年，但種子其實很早就埋下。在劉祺豐的印象中，2015年時他和林奕華已經開始斷斷續續地談。後來西九與林奕華一同合作了《什麼是舞台》以及《人約吉場後》，又以「藝術學校」的概念策劃了一系列的活動，有了自由空間版《梁祝的繼承者們》，有了《開課：時老師自修

劇場與未來

在林奕華與西九的緣分中，《寶玉，你好》的確如同布帛的細密針腳，而當它最終成形浮現出清晰的紋樣時，世界不是原來的世界，林奕華也已經不是當年創作「四大名著」系列的林奕華。

「我和他(林奕華)的合作不是一般的合作模式，不是只是做一個製作。我們會談很多哲學、社會學。」劉祺豐說，「之前的這幾年，是《寶玉，你好》很重要的底子，也是我們互相認識的過程。」

「他是會告訴我90年代00年代的作品很有趣的人，而他說我是信的。」林奕華則笑道，自己不同的創作階段似乎都關乎「在什麼時候遇到什麼人」，而他與劉祺豐可以說是類相相惜、惺惺相惜。「我們對很多現象感興趣，我提出一些東西的時候，他會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香港很少人做戲劇會從社會學和心理學角度出發，大多數人會從文學和戲劇的角度，但是他的社會學是有哲學在後面的。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正是我最感興趣的。」

二人的氣味相投不僅來源於對創作理念的認同，還來自對戲劇與未來的想像。「比如去年，我們都覺得是『回不去了』，不可以再以以往的方式去對待文明，更別說戲劇了。但是很多人還想着(疫情)幾時停呢。他們看不到的一件事情是，人類的文明經過Covid後不可能再偽裝、不可能再戴一些面具。某程度上，去看West End這些，對很多人來說會是：why?」在林奕華看來，疫情改變了全世界，藝術不可能再回到過去，「所以我覺得實驗是要很徹底的。」之前做《一個人的——》，他想試試文化中心大劇院的偌大舞台沒有傳統的布景是否仍能表達，到現在的《寶玉，你好》，又或是未來的創作，都是不斷拓寬實驗性質的嘗試，「要知道我們隨時有變，你的靈活性來自於你的創造力。」

伍宇烈 「他的處境很賈寶玉」

「香港如果有幾個賈寶玉的話，他(伍宇烈)一定是其中一個。」林奕華說。

資深舞蹈家伍宇烈從小熟習芭蕾舞，後來的創作卻致力跳脫傳統芭蕾舞的框框，鬼馬、跨界、不落窠臼，是大家對他的印象。這麼一個好像在任何範疇都「玩」得不亦樂乎的藝術家，被林奕華捕捉到的，卻是其身上的矛盾感。

在林奕華眼中，伍宇烈的處境很像賈寶玉。「他在一個『大家族』下面做了很久的賈寶玉，那個『大家族』叫做芭蕾舞。但有趣的是，他一方面很喜歡反叛，但人又很傳統。我看他，他玩是玩，但如果你的角度不對，比如轉身的角度不對或者翻不夠怎麼樣，他就會不喜歡了。所以，什麼時候玩，什麼時候跟回老祖先的規矩，這對他說來不只關乎技術，而是一種respect。我再看看《紅樓夢》，賈寶玉就是這樣。既是一個乖僻的人，但是在維護他的價值系統的時候，是從來沒有離開過儒家的。」而所謂的「寶玉精神」，也許是一種擔當，一種經歷，一種經過淘洗之後的領悟。正如書中的那塊玉，只有跟着主人紅塵裏面走一遭，才能從一塊世俗價值的石頭變回一塊原始的、純粹的、有靈性的石頭。這幾乎可以是每個藝術家自我追尋的隱喻。放到伍宇烈的身上，把這麼一個「寶玉」放到他人生的「大觀園」中，其落腳點是他如何思考舞蹈在他生命中的角色，以及尋找自己的身份認同。

靚不靚？真不真？

「其實我一直問自己為什麼那麼快say yes。」伍宇烈笑道，「我不是渴望演出，而可能是渴望和他合作，很想知道他會怎麼創作，因為我們是這麼不同。」為了創作他回頭看《紅樓夢》，「反而看到自己多些。」「最有共鳴是原來我在別人身上可以看到更多自己的脆弱或力量在哪裏，這句好像很老土。我們一直在講鏡子這個元素。跳舞那麼多鏡子，不知不覺間我們依賴它，對它習以為常，很多時候在意的是靚不靚，但是那個時刻又真不真呢？現在的我敢不敢不穿衣服面對鏡子裏面的自己，然後仍然愛自己呢？接受自己大概是最大的功課。」

演出時，伍宇烈要和王宏元隔空合作，林奕華笑說兩人的角色有些類似伍是肉體，而王是聲音，後者如何用聲音引導前者的表演，是其中一個關鍵所在。而對於伍宇烈來說，面對王宏元，是面對一個他者，還是從他身上看見的自己？誰是賈寶玉，誰是甄寶玉，又或許這整個大觀園都是一場夢幻？答案只能由觀眾自己來尋找。

西九大觀園

聯合導演、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主管(戲劇)劉祺豐記得，2019年時他曾有將近四個月的時間和林奕華「困在」自由空間日日工作。「當時在準備Anna Viebrock(《什麼是舞台》)系列第三章，後因疫情後續活動中斷)，然後又是時一修的《開課：時老師自修室》。」有一天，林奕華給他描述起《紅樓夢》中寶玉出家的畫面，「一個人，大觀園，落着雪。我說：OK, this is the future.這就是我們，站在一個階段，看不到未來的路怎麼走。」從自由空間一樓的露台看出去，是海邊方興未艾的西九文化區。寶玉的「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景象重疊上來，那詭異的不確定感衝擊不可謂不強烈。「但這也是為什麼我來西九，因為西九是近30年來無論歐洲、亞洲或其他地方都從來不會發生的，是那裏特別的想法——尖沙咀區填回來的地，被定義為一個文化區，這是很特別的架構。」當《寶玉，你好》開始創作，《紅樓夢》的絲絲縷縷不斷滲進來，「比如說，裏面講怎麼管理一個『大觀園』。哇，這好像就是我在人生每天在做的事情。」劉祺豐大笑，「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觀眾來西九看《寶玉，你好》，就是來了大觀園了。」

同樣是2019年，林奕華去東京，看到了teamLab的體驗式互動展，「是否可以自由空間大盒變成teamLab?」他把這想法放進《寶

玉，你好》，「觀眾來到，就像在teamLab。我們運用鏡子的元素，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比喻性的，讓他們『照』自己。」出了劇院，外面的現實又是另一重對照。把「大觀園」的概念拉進來，被處理過的花園呼應劇中的體驗，「其實還是關乎現實與虛幻，你到底是主體還是客體？」

兩個人的「solo」

《寶玉，你好》講的還是《紅樓夢》的故事嗎？是，又不是。演出的故事中提到，靈感來自《紅樓夢》中賈寶玉與甄寶玉的兩次相會。到了劇場中，香港舞蹈家伍宇烈與台灣演員王宏元利用錄像與網絡科技連線，身處兩地的二人共同完成一齣「兩個人的獨角戲」，觀眾則可以在場內自由走動。

「什麼是舞蹈？什麼是對手？又什麼是自己？」林奕華這樣描述作品的呈現。早前，兩位演員在香港一起排練時創作團隊拍了許多素材，經過剪輯，再結合到時現場的演出，觀眾不會覺得自己看的是跳舞，而是兩個表演者的關係，以及他們各自是什麼樣的人。劉祺豐則說，來看《寶玉，你好》，首先要撇除傳統看故事的想法，他形容演出更像是一個「電影、聲音與肉體的裝置」。「觀眾的角色很重要，觀眾要做很多的選擇，一個空的劇場可以延伸很多不同的力量。觀眾一進來，真的看到一個白茫茫的劇場時，會發生什麼？」屆時，現場

黎海寧 × 衛武營

6舞者同時詮釋瑪麗亞 紀念皮亞佐拉百周年誕辰

高雄衛武營將推出阿根廷作曲家皮亞佐拉輕歌劇改編成的《被遺忘的瑪麗亞》，由香港資深編舞家黎海寧，透過6名舞者詮釋主角瑪麗亞對生活與愛情不同的慾望與嚮往。

衛武營藝術總監簡文彬日前表示，今年是皮亞佐拉(Astor Piazzolla) 100周年誕辰，在這個時間點推出這齣歌劇，深具意義。簡文彬說，這次邀請到「華人世界最厲害的女編舞家」黎海寧參與，將透過現代舞的身體展現探戈舞蹈的新風貌。黎海寧表示，這次會參與主要是覺得這個故事很有趣，文本內容意象豐富，「我不是探戈的專家，但讀完文本之後很有感覺，整齣就像是中美洲的魔幻文學一樣，敘事形態很跳躍，非常超現實。」簡文彬這次將負責指揮10人左右的小樂團，他說探戈文化中的

班多鈕手風琴音色非常奇幻，「就像王心心的南管音樂一樣，一聽到音樂就會帶領你到了另外一個空間。」簡文彬說，當探戈音樂與舞蹈相互交融，觀眾就像被帶入阿根廷小酒館一樣，一觀瑪麗亞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城市中的愛恨糾結與生死的徘徊的故事。

由於疫情緣故，黎海寧只能從香港遠端視訊排練，她特別邀請雲門退休舞者陳秋吟帶領台灣舞者協助排練。陳秋吟說，與黎海寧相熟多年，雲門舞集也多次跳過黎海寧的編舞，「她出身音樂世家，鋼琴跟大提琴都有很深的音樂造詣，再加上她大量閱讀，想像力非常豐富，這次她的編舞對劇情的詮釋細膩深刻，也給舞者很大的發揮空間。」黎海寧這次的編舞手法上不只是舞者表情，而是身體能量的整



● 衛武營製作《被遺忘的瑪麗亞》，9月演出。中央社

體展現，陳秋吟說，由於雙方是透過視訊工作，「其實舞者動作已經到位，但黎海寧透過視訊會再要求更明顯，這對之後到大劇場演出非常有好處。」陳秋吟表示，探戈舞蹈主要是在處理兩個人之間的關係，「現代舞的身體要融入探戈並不困難，主要是現代舞者，尤其是女性舞者比較獨立，但在探戈裏面，多半都是男舞者主動，女舞者的方向感或是時間感都由男性舞者來驅動，這段主從需要一點時間消化，才能讓觀眾產生探戈的感受。」

《被遺忘的瑪麗亞》將於9月17日到19日演出，地點在衛武營戲劇院。文：中央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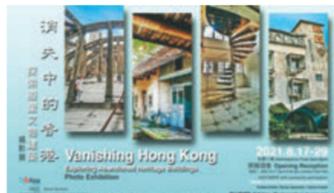
周末好去處

「消失中的香港：探索廢棄文物建築」 楊必興攝影展

從多方面看，我們所認識的香港正在消失中。

由華麗的客家大宅、具有百年歷史的歐洲式別墅，到遠東荷里活中心的標誌——邵氏影城；香港優雅的歷史建築正在被推平，並重新發展成更多的購物中心和高層豪宅。在這些歷史建築永遠消失之前，城市探險家正在爭分奪秒地記錄和保存消失中的遺產和集體記憶。香港土生土長、屢獲殊榮的攝影師楊必興拍攝了一系列探索香港歷史建築的精美影像，其中包含了許多大多數人都無法接近，被重門深鎖或隱藏於高高的鐵絲網圍欄後面的遺蹟。是次展覽會展出100多張荒廢或廢棄文物建築的照片，當中不少被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展覽亦包括20多張由兩位特邀藝術家/攝影師

獲殊榮的攝影師楊必興拍攝了一系列探索香港歷史建築的精美影像，其中包含了許多大多數人都無法接近，被重門深鎖或隱藏於高高的鐵絲網圍欄後面的遺蹟。是次展覽會展出100多張荒廢或廢棄文物建築的照片，當中不少被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展覽亦包括20多張由兩位特邀藝術家/攝影師



師 Sacha Yasumoto 和 Dickie Fowler 拍攝的廢墟攝影照片。日期：即日起至8月29日 地點：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力寶展藝場

李志達「卡夫卡」漫畫原稿展覽

「灰色像是我與卡夫卡的形象。」李志達如此說。展覽展出李志達新書《卡夫卡》10個漫畫故事的精選原稿，觀眾可從這批手繪作品，感受漫畫家以紙筆勾勒卡夫卡荒誕神秘世界的攝人魅力。有別以聲畫為主的電影、電視或舞台劇等藝術形式改

編的卡夫卡作品，這次利氏運用黑白細膩的線條，描繪卡夫卡筆下，似是蒙上灰色一樣迷離、荒誕神秘、且充滿無力感的世界。自十多年前開始構思，繪畫卡夫卡的作品是利氏多年心願之一，新書尺寸袖珍，並以一頁一畫格形式，逐頁遞進敘事。



日期：即日起至8月30日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 地下至三樓賽馬會展廊